

《悼念 Pauline Bentley Koffler 夫人》

今天（三月廿一日），渝芳來電郵，告知故友 Sandy Koffler (1916 - 2002) 的夫人，Pauline Bentley Koffler 也走了，享年 97。

Pauline 是在意大利聯合國科教文組織（UNESCO）工作時，偶然遇見 Sandy Koffler（中文名字“郭慕莊”）。Pauline 的聰穎明媚，叫 Sandy 一見鍾情，即時在心裏立誓：“一定要和這位女士結合！”這句話，是他親口對我說的。皇天果然不負有心人！他們倆的極富羅曼蒂克色彩的姻緣佳話，大概發生在六十年代初吧，因為白而曼告訴我，她 14 時，用省下的零錢，訂了 Sandy 創立和主編的 *Le Courier de l'UNESCO*。

Sandy Koffler 夫婦，是晉儀的朋友，鄭慶歡 (1944 - 1990)，約在 1989 年間介紹我認識的。那時候，我印行了三本詩集，分作中英文和中法文兩個版本。其中一本英譯，是他修改的。Pauline 總坐在旁邊的沙發，很多時候，Sandy 會問問 Pauline，同意不同意他的更正。

那段時間，我常常去他們家。一按鈴，門開了，他們和擺着尾巴的愛犬“豆腐”，都站在門前歡迎。

屋裏有一個很特色的裝飾，是那掛在對着門口的，那邊牆上的電動“機器畫”，相信就是他們的美國朋友，那位“工程師—畫家”Frank Malina 送的“電光動畫”（kinetic art）。畫面很大，約有兩公尺寬，一公尺高。畫面循電的光線，一天到晚，不停地回環移動。

他們協助法國高等實驗學院（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）道教研究中心的一項《道藏》計劃，編寫好些條目提要，成為巴黎漢學界的兩位得力助手。他們藏書豐富，中文的佔了大部分。Pauline 在

Sandy 去世後，把所有學術性的藏書，捐贈給法國遠東學院（É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）。詠芳為他們做了一個中文書目，Jean-Pierre Diény（桀溺教授）則負責外文部分的書目。Pauline 參與撰寫提要（見下文），對其他用英文寫的提要，也仔細作過好些修改和潤色。

Pauline 的著作包括有 Sandy 主編的 *Le Courrier de l'UNESCO*，撰寫的多篇文章，例如：

« Tchekhov. Metteur en scène génial d'une époque tourmentée », 1960 janvier;

« Taras Tchevtchenko, poète de la liberté », 1961 juillet-août ;

The Story of the magic mirror (Gujingji 古鏡記), by Wang Fu 王黼 ;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, in *Hommage à Kwong Hing Foon: Etudes d'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Chine*. Paris : Collège de France,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, 1995, p. 165-214。

她參與施舟人（Kristofer Schipper）和傅飛嵐（Franciscus Verellen）主編的《道藏通考》（*The Taoist Canon –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*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4），撰寫了好幾篇，與“鏡”有關的提要。同時還把為數不少的，其他用法文撰寫的提要，翻譯成英文。

Sandy 曾告訴我，她曾接受過舞台的嚴格訓練，例如怎樣能不費太大的氣力，不用依靠擴音器，能讓坐得較遠的觀眾，聽得清楚。這是傳統演員的基本功夫。她曾參加莎劇的演出，結婚後才告別舞台。

Pauline 是“blue blood”，那是說，她有英國皇室的血統。

Pauline 為人，十分低調。絕少在眾人面前，談及自己。文中大部分關於她的事蹟，都是 Sandy 生前告知。另有幾點，更是據立穎來

函，定稿前才添補的。那天 Pauline 的孫女，在悼詞中頭一次透露，她祖母得過英女皇頒發的勳章。

他們家有一個女兒，那是 Sandy 前妻所生的，Pauline 和她保持很好的聯繫。